

「俄烏戰爭」以來「俄朝中抗美同盟」 形成之可能性評估：「危險同盟」的觀點

馬準威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制裁嚴厲，令其結盟行為發生巨大變化，俄羅斯分別尋求深化與中國及北韓的「夥伴關係」。朝中原存有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共同防禦條約，加上2024年6月俄朝新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約定一方受他國侵略，另一方需提供援助。外界始憂慮，一個以抗美為目的的「俄朝中同盟」儼然成形。然本文運用「危險同盟」理論的同盟「內部管理」與「外部抗衡」概念，重新分析俄朝中三組雙邊關係後發現，俄中是「抗衡—避險同盟」、朝中是「抗衡—籠絡同盟」、俄朝是「抗衡—抗衡同盟」。基於三組雙邊關係的同盟性質各異，將使彼此在同盟承諾與凝聚力上產生落差，致三方同盟直接對接困難，使俄朝中抗美同盟成形可能性低。

關鍵詞：危險同盟、俄烏戰爭、俄朝中關係、抗衡扈從、避險籠絡

壹、前言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Osborn & Nikolskaya, 2022)。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立即透過對俄

羅斯的綜合性制裁 (sanctions)，從金融、能源、交通、科技、簽證等層面，近乎全面性地抵制俄羅斯 (Council of the EU, 2022)。美國與西方主要國家全面制裁俄羅斯 (Seshadri, 2023)，導致俄羅斯在對外經貿與外交活動受到孤立 (Rochlitz, 2022)。但在此期間，中國、北韓與俄羅斯的關係卻呈現曖昧不明，美國多次要求中國與北韓停止提供俄羅斯武器及經濟的協助 (Collinson, 2024)，中國在表面上迎合西方制裁俄羅斯，然在俄烏戰爭戰場上所發現的俄方武器，卻有諸多零組件來自中國 (Sher, 2024)。在俄烏戰爭期間，俄中兩國領導人甚至相互訪問，且雙方決定深化「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New Era)；2025年5月，習近平還赴莫斯科對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與世界各國遠離俄羅斯的調性大為不同。

在俄烏戰爭開始後，俄羅斯與北韓的關係也開始變得熱絡。由於北韓亦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俄朝同病相憐 (Chiacu, 2024)，於是一拍即合，雙方在2024年6月簽署了《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條約》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eaty*) (Watterson, 2024)。另從朝中關係來看，北韓是少數與中國維持軍事同盟的國家，兩國訂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DPRK*)，性質是共同防禦條約 (Vu, 2021)。外界因此認為，俄朝中三邊的軍事同盟可能初具雛形，¹然從三國的實質關係來看，這三

1. 聖彼德堡遠東國家研究中心主任科特科夫 (Kirill Kotkov) 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與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建立某種同盟，以制衡西方世界。2023年8月，俄羅斯學者索文 (Vitaly Sovin) 認為，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和美韓之間的《華盛頓宣言》加速了「俄羅斯—中國—北韓」戰略三角的形成。索文聲稱，即使沒有俄羅斯對平壤的安全保證，這個三角也可能存在，因為北韓本身即擁有強悍的軍事能力 (Ramani, 2024)。

國相互之間並非毫無提防。俄中是相鄰大國，長期以來一直對方存有戒心（楊公素、張植榮，2009：215-236）；朝中之間對於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方向一直存在矛盾（Smith, 2024a）；俄朝之間的經貿合作、社會往來基礎薄弱，兩國因為俄烏戰爭開打後，才從彈藥的支援開始建立關係，平壤也是在2022年10月才開始準備於俄羅斯各地開設新的貿易辦事處（Jang, 2022）。三國關係比較大的變動均是在俄烏戰爭開打之後。俄中、俄朝及朝中均與美國不友好，但這是否意味三國未來有機會走向一個以抗美為軸心的新同盟（alliance）？

本文嘗試從魏斯曼（Patricia A. Weitsman）的「危險同盟」（Dangerous Alliance）理論出發，評估俄朝中三邊關係形成抗美同盟的可能。由於過往的同盟研究主要採用瓦特（Stephen Walt）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認為在外部存在威脅時，國家應對威脅，會有「抗衡」（balance）與「扈從」（bandwagon）兩種選擇。這兩種選擇都是獲致安全的方法，只是所要付出的代價不一樣。「抗衡」是一種國際無政府（anarchy）下的自助（self-help）策略，必須付出防禦代價，並且存在被敵國消滅的風險；而「扈從」以犧牲國家的自主性與尊嚴來換取安全，雖不致被消滅，但會犧牲主權的至高無上性（Walt, 1990: 17-49）。然不論是選擇哪一種策略，都是在「威脅平衡」的概念下思考，從國家應對外部威脅的邏輯延伸出來的。

魏斯曼的「危險同盟」理論認為「威脅」（threat）的主要來源有二，一種是對同盟關係內部的安全管理，另一種是對同盟關係外部的威脅應對。事實上，任何結盟關係都可能同時存在這兩種作用，例如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在二戰之後出現，美國既想運用同盟內部的力量管理德國，防止德國再度崛起，又想運用結盟抗衡外部威脅蘇聯。但內、外部威脅隨時間推移產生變化，同盟性質也會跟著改變（Weitsman, 2004: 16-17）。據魏斯曼的說法，倘若「同盟」、「內部管理」或「外部抗衡」沒有調和得宜，

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就會提高，故稱之「危險同盟」。

魏斯曼提出兩個假設，首先，國家對另一國家所構成的威脅，可以沿著一個連續體變化，從最小到非常高不等，不同的威脅程度會產生不同的結盟行為；其次，同盟可以具有內部管理功能。特別是，它們可以被當成是管理及約束「威脅」，並使之成為合作夥伴的工具。這即形成了一個可操作的框架，用以解釋同盟的形成和凝聚力（*cohesion*），反映出國家在面臨不同種類及不同程度威脅時採行的不同策略。

在低度威脅水準下，國家會採取「避險戰略」（*hedge strategy*），尋求鞏固自身影響力，並阻止潛在對手的擴張，透過低度承諾（*commitment*）來取悅這些挑戰者。隨著威脅者的威脅上升，國家會嘗試尋求「結盟」，與令人擔憂的威脅者直接建立「同盟」，以管理相互之間的潛在衝突，稱之為「籠絡戰略」（*tethering strategy*）。在高度威脅水準下，應對國會採取「抗衡戰略」（*balancing strategy*），正如傳統結盟理論所強調，面對極端威脅時，應對威脅方會選擇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共同對抗威脅，使威脅國成為應對方的「盟外」因素。當國家已經無法使用抗衡手段應對威脅時，最後只能透過「扈從戰略」（*bandwagoning strategy*）去依附在其威脅者之下（*Duffield, 2005: 177; Weitsman, 2004: 17-37*）。

魏斯曼認為，同盟一旦形成，其凝聚力和持久性將取決於成員國間相對於外部威脅所帶來的威脅程度。因此，抗衡型同盟，由於其內部威脅相對較低，容易展現出較高的凝聚力；而籠絡型同盟，特點是其同盟內部威脅相對較高，會造成缺乏凝聚力，尤其在面對實際衝突時。這一見解有助於解釋為何蘇聯、美國和英國在戰時形成的同盟迅速瓦解，而北約則在冷戰結束後依然存續（*Wallander & Keohane, 1999: 21-47*）。本文將以上述魏斯曼的「危險同盟」理論為分析基礎，重新探索俄朝中同盟的走向，以檢視一個「新抗美軸心」是否即將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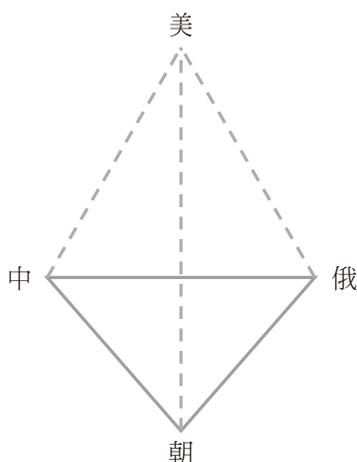


圖 1 俄朝中夥伴與美國的相對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實線代表本文主要分析標的，亦即朝中、俄朝、俄中三組雙邊關係，以及實線構成的三角關係；虛線代表俄朝中彼此互動過程中，分別與他者（美國）連結產生的影響。

魏斯曼理論區別了同盟的「內部作用」與「外部作用」，而對俄朝中三邊關係來說，存在著另一個重要的行為者——美國（請見圖 1）。美國同時扮演著這組三邊關係的「外部因素」，儘管俄朝中對美國的威脅感知（*perception*）不盡相同，但這三個國家與美國均缺少同盟關係，使美國成為這三個國家主要的「外部因素」。因此當我們在檢視朝中、俄朝、俄中關係時，實際上要探討的問題在於美中朝、美朝俄與美俄中這三個三角在魏斯曼理論下，把美國當作外部因素時的另外兩國雙邊關係衡量，有助定性——朝中、俄朝、俄中關係，進而解釋俄朝中三邊關係未來的可能型態。由於根據魏斯曼的理論，不同類型雙邊同盟會產生承諾與凝聚力的差異，當同盟類型差異過大時，承諾的幅度與凝聚力大小各異，會導致三組雙邊關係架接的落差太大，使三方同盟形成發生困難。

貳、理論回顧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相信，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的安全得靠「自助」方式獲得（Morgenthau et al., 2006: 4-15）。然而每一個國家稟賦（given）不同，國際體系存在著大小、強弱不同的國家，當這些國家遭遇到其他國家的威脅時，其戰略選擇就得靠自己富國強兵，若富國強兵仍然抵抗不了外在威脅，則選擇與其他國家「結盟」，即成爲一種理性選擇（Walt, 1985: 3-43; Sprecher, 2006: 363-369）。不論是古典現實主義的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從外交政策尋求平衡權力（balancing power），或者新現實主義的瓦茲（Kenneth Waltz）從體系結構角度觀察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現象（Waltz, 2010: 102-128），以「物質實力」（material capability）爲基礎的平衡與被平衡，最終導致結盟行爲出現，即爲理所當然。

本文嘗試從現實主義延伸的理論來探討「結盟」，以補充魏斯曼的「危險同盟」理論，這些理論包括瓦特的「威脅平衡」、斯奈德（Glenn H. Snyder）的「同盟安全困境」（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以及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請見表 1），並將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表 1 四種理論對同盟觀察之比較

理論名稱	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權力轉移 (Power Transition)	同盟安全困境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危險同盟 (Dangerous Alliance)
代表學者	瓦特 (Stephen Walt)	奧根斯基 (A.F. K. Organski)	斯奈德 (Glenn H. Snyder)	魏斯曼 (Patricia A. Weitsman)
同盟形成	存在讓各國同時有威脅感的國家	存在一個實力領先任何國家 120% 以上的支配性強權，階層體系自然出現	以安全利益、戰略考量及對盟友行爲來決定	爲了盟內威脅的管理，或共同應對外部威脅

理論名稱	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權力轉移 (Power Transition)	同盟安全困境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危險同盟 (Dangerous Alliance)
同盟維持	只要同盟外的威脅 (External Threats) 持續存在	崛起強權不出現	持續減少同盟內部的矛盾	持續減少同盟內部的矛盾，或同盟外部的威脅持續存在
同盟解體	同盟的外部威脅消失	支配性強權消失	當同盟內部的矛盾超過其帶來的安全利益時，國家可能選擇退出同盟或重新調整戰略夥伴關係	同盟內出現挑戰者，使分歧過大，或同盟外的威脅消失
側重點	單純權力平衡以外的威脅認知	崛起強權與支配性強權爭同盟 (權力金字塔) 領導權	拋棄恐懼、被捲入恐懼	結盟會同時根據同盟內部的管理問題及外部的威脅產生交互作用
對同盟管理的觀點	未解釋「同盟管理」	僅討論物質實力變化，對戰爭機率的影響	側重同盟內部「被盟友拋棄」與「被盟友拖下戰爭」的探討	同時考慮同盟「內部」與「外部」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瓦特主張的「威脅平衡」，對國與國之間的結盟動因作了有別於單純權力平衡的探討，瓦特發現，國家採取對外平衡政策，並不以物質實力的對比為主要考量，更多時候，國家選擇結盟的對象，是以其認知威脅相對較小的國際行為者為考量，而國家以平衡政策抗衡的對象，主要是考慮此國家在認知層面對自己的威脅較大，而非單純以平衡「物質實力」為思考。也因為考量並非僅有權力（多半時候權力被化約為物質實力），瓦特認為國家對於其他國家會有兩種相對的選擇，即抗衡與扈從 (Walt, 1990: 1-49)。基本上抗衡與扈從構築出了

國家選擇結盟的兩種發展方向，不過，這兩種方向均來自於「己方」的外部威脅。對瓦特來說，只要存在各國認知的共同威脅，同盟就有可能存在，當威脅消失，同盟即可能散去，重點在於，威脅的存在與否，係由國家的認知決定。

選擇抗衡，多數時候需要結盟；而當威脅大到國家採用的所有政策均無法達成抗衡效果時，最終只能臣服於威脅自己的一方，成為扈從的形貌。扈從本身應該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同盟關係，只是這種同盟關係會受到強勢方的主宰，換言之，扈從其實亦蘊含著「同盟管理」的概念。不過在瓦特的理論中，並沒有對此作延伸的說明。

這樣看來，「結盟」應該同時發生兩種層次的意義，一個是「盟內管理」，另一個是「盟外抗衡」，這與權力轉移理論的假設亦為合致。對權力轉移理論來說，在階層體系（hierarchy）的層級結構中，潛在的挑戰者本來與支配性強權（dominate power）應該同時存在於一個國際秩序下，也就是支配性強權在挑戰者物質實力達到其80%之前，兩者應該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潛在的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在物質實力尚未達到足以與支配性強權分庭抗禮的階段前，會選擇「扈從」，依附於支配性強權的羽翼下（Thompson, 1996: 163-185; Organski, 1968: 325-331），而這段期間，兩者的關係更傾向於同盟內部的管理，直到有一天崛起強權選擇了抗衡支配性強權。

從權力轉移理論可以推導出權力金字塔（power pyramid）內部，支配性強權對其他次權的管理關係，這點比瓦特的威脅平衡有更多描述出「同盟管理」的狀態，不過這點仍非權力轉移理論的強項。權力轉移理論並不是典型的結盟理論，只是可以用以說明，當崛起強權與支配性強權在權力轉移發生前的狀態，應該是種對支配性強權的扈從概念。

斯奈德在《同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中提出了同盟本質，他認為：「同盟乃是針對其成員之外的國家。」這種「他者」

取向，界定出了同盟在大多數時候與其他國際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或制度（regime）的根本區別。斯奈德著重「同盟安全困境」，也就是「拋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被捲入恐懼」（fear of entrapment）（Snyder, 1997: 4），這點出了同盟內部威脅的概念。另外，斯奈德附帶指出，結盟的另一個優點是「阻止了夥伴與其他國家結盟」（Snyder, 1997: 44），不過他認為：「同盟除了作為對抗敵方威脅的反應行為外，並沒有太多其他意義。」（Snyder, 1997: 192）從這些可以看出，斯奈德點出了同盟內部管理的方向，只是沒有成為《同盟政治》的論點主軸。

魏斯曼以斯奈德留下的線索進行延伸，他指出，結盟會發生「能力聚合」（aggregated capability），帶來額外的安全利益，此利益來自國家透過結盟來管理盟內的利益衝突（Weitsman, 1997: 156-193）。例如 19 世紀德奧俄「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對抗任何第四方，而只是同意在第四方攻擊的情況下保持仁慈的中立。條約的後半部分，涉及簽署國之間對於巴爾幹半島利益的「停戰條款」。此協議的主要目的，是確保俄羅斯不會推動與法國結盟，並保持奧地利與俄羅斯之間的和平。因此，此同盟協議與共同或相互補強以對抗敵人的同盟概念並不相同（Weitsman, 1998: 366-368）。魏斯曼指出，當時俄羅斯比奧地利強大得多，防止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結盟，特別是法國，尤為重要。

魏斯曼的「危險同盟」理論認為，結盟的初衷多是為了維持和平，但若未處理妥當，將導致戰爭發生。他指出：威脅可以分為強與弱，而威脅的來源可以分為「同盟內部」與「同盟外部」。依據不同的情境，會產生不同類型的政策，主要可分為四種：避險（hedging）、籠絡（tethering）、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當國家警覺到外部威脅存在，但威脅的程度尚不高，則會先採取較模糊的「避險政策」，不刻意劃清與威脅者間的界線，也不表露自己拉攏盟國的意圖，遊走在威脅間。當威脅持續擴

大，國家會改採「籠絡政策」，以建構自己與威脅者之間的關係，嘗試增加彼此軍事透明度及促進互信。若威脅持續增強，國家會開始採取明確的「抗衡政策」，此時不再可能與威脅國待在同一個結盟圈內，將轉而利用團結力量，排拒威脅者在盟外產生的威脅；當威脅無法使用任何方法抵擋，國家會直接以「扈從政策」拜倒於敵對勢力之下（Weitsman, 2004: 17-24）（請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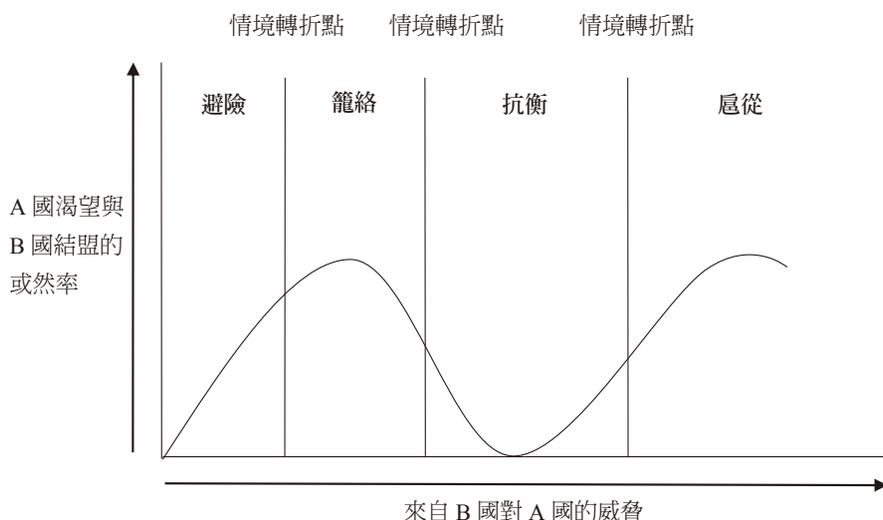


圖 2 威脅與結盟傾向關係曲線圖

資料來源：魏斯曼（Weitsman, 2004: 20）。

此外，同盟內、外威脅與盟國間的「凝聚力」，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同盟外部威脅低度、中度與高度和同盟內部威脅低度、中度與高度這六個變項交互下，可以歸納出九種可能性，即表 2 中的矩陣 A、B、C、D、E、F、G、H、I。從欄 A 來看，當國家面對的是同盟內部、外部威脅均低的情況，因為同盟成員國彼此感受到的總體內、外威脅均低，致使同盟內的凝聚力也會較低，在此情境下，較易產生

「避險型同盟」，此種結盟著重於管理彼此的互動與合作，具國際關係自由主義（liberalism）傾向。後續端視威脅升高來自內部或外部，以決定「避險型同盟」下一步發展。在 B 欄中，外部威脅保持低度，但內部威脅增加，此時國家有可能開始從避險同盟，轉向使用籠絡同盟，因為外部威脅不高，內部威脅升級，凝聚力會保持在低度。在 C 欄中，當國家的威脅並不來自於同盟外部，而是出現在同盟內部時，因為沒有外在共同的敵人，所以同盟內彼此之間的凝聚力更低，此時仍容易產生「籠絡型同盟」，其結盟的主要目的，在管理不同成員之間的分歧。在 D 欄中，基於外部威脅上升，而內部的威脅很低，此時同盟內具中度凝聚力，保持「避險同盟」機會較大。在 E 欄中，基於內外部威脅均屬中度，凝聚力狀態可能不穩定，需視內部或外部威脅變化，決定籠絡或抗衡型同盟的出現。在 F 欄中，因為內部威脅很大，造成結盟凝聚力很低，籠絡轉向抗衡同盟的機會較大。在 G 欄中，因為內部威脅低，焦點會直接被放在外部威脅，這時凝聚力會很大，產生抗衡同盟機會最大。在 H 欄中，外部威脅依舊很大，加上內部威脅上升，導致抗衡同盟可能出現籠絡的力道。I 欄這種情況則相對複雜，其內外部威脅同時很大，很難獲得凝聚力，此時須比較內外部威脅相對的大小，除了避險外的三種同盟型態，都可能出現（請見表 2）。

魏斯曼認為國家選擇同盟的同時也伴隨風險，當與一方結盟通常也代表與另一方為敵，因此在威脅尚屬輕微時，國家採取「避險」手段是種上上之策，避險可將「敵友之辨」作模糊處理，降低自己直接表態的風險，即避免了衝突或然率。有時國家可能會對潛在的對手（rival）採取避險，亦可能對對手同盟採取避險作為，選擇多邊下注以鞏固自身權力。避險政策有可能出現在山頭林立的時刻，由於不知哪方會成氣候，最保險的方法就是與諸方均簽署同盟協議。例如 1873 年的德國就同時與奧匈帝國及俄羅斯締結盟約，德國在 1881 年時又故計重施（Weitsman, 2004: 24）。

表 2 同盟成員威脅來源、凝聚力與結盟型態關聯

		內部威脅		
		低度	中度	高度
外部威脅	低度	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低度凝聚力 • 變化取決於內部或外部威脅何者較高 • 避險型同盟 • 自由主義理論 	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低度凝聚力 • 籠絡型同盟 	C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低度或沒有凝聚力 • 籠絡型同盟
	中度	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度凝聚力 • 避險型同盟 	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凝聚力取決於內部或外部威脅何者較高 • 同盟型態有可能是籠絡型、抗衡型 	F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凝聚力很難獲致，但非不可能發生 • 籠絡或抗衡型同盟
	高度	G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高度凝聚力 • 現實主義理論 • 抗衡型同盟 	H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凝聚力多變 • 抗衡或籠絡型同盟 	I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凝聚力很難獲致，但非不可能發生 • 變化取決於內部或外部威脅何者較高 • 同盟型態有可能是籠絡型、抗衡型、扈從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魏斯曼（Weitsman, 2004: 24）歸納及其原理自行整理製作。

當國家面對眾多威脅時，另一個重要的政策手段就是透過「懷柔」（*conciliate*）去籠絡威脅，²這既非抗衡也非扈從。「籠絡」³

2. 在國際關係學理中，「懷柔」指涉一國透過外交手段，如對話、妥協、象徵性讓步或合作性舉措，去安撫另一國的疑慮或敵意，以達到緩解緊張、建立互信或避免衝突的目的。但 *conciliate* 更強調「非讓步性質的安撫」，和 *appeasement*（中文也翻作懷柔）的意思不完全相同。*appeasement* 往往涉及實質讓步，而 *conciliate* 則可能只是象徵性動作或溝通姿態。魏斯曼的原文使用 *conciliate*（Schweller, 1998: 142; Trachtenberg, 1999: 198）。

3. 「籠絡」是指透過建立制度、同盟、規範、經濟依存或外交承諾，將一個

是國際政治中一種常見的手段，用以調和自己與敵人之間的關係。國際政治中與敵對方出現合作的例子屢見不鮮，透過「籠絡協定」（tethering agreement）可降低彼此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同時因提高彼此透明度，有助互信建立。不過這種協定並非一勞永逸能長期避免衝突，僅能理解為暫時降低彼此衝突的手段。例如 1939 年希特勒曾與史達林簽訂《納粹—蘇維埃協定》（*Nazi-Soviet Pact*），就是這種類型的協定（Weitsman, 2004: 21）。

「抗衡」則顯而易見，即是數個國家團結在一起共同應對威脅。在此過程中，第三方與主要的兩個勢力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把國際體系當成一個動態的體系，這些成員國都是能動者，結盟不見得受到顯而易見的直接利益左右，背後往往隱藏著更複雜的盤算。當一個國家同時面對多方威脅時，很自然會驅動它尋求結盟的動機，而結盟有時也被用在防止兩個敵對方聯合起來對付自己。第三方的結盟行為很重要，因為第三方也就是中間人，有機會降低兩個敵對方衝突的可能。魏斯曼認為在日俄戰爭期間，要不是法國同時跟英國和俄羅斯結盟，英國與俄羅斯可能就會發生戰爭。第三方與敵對兩勢力各自建立雙邊「籠絡協定」，有助於緩和與敵對勢力之間的衝突可能，例如美國運用北約同時籠絡德國與法國（Weitsman, 2004: 22）。

會發生籠絡通常係因為高度威脅存在於同盟內部，而同盟的凝聚力很低，結盟的主要意圖是在管理同盟內部衝突而不是防範外部威脅。抗衡類型的同盟，則通常存在強大的外部威脅，使同盟的凝聚力很高，而內部彼此間不太相互威脅，這種類型的結盟對抗外侮的意圖很明顯，只要外部威脅存在，同盟就會繼續；當外部威脅弱化，同盟強度可能也會衰退。這些論述幫助我們清楚理解國家的威脅不光來自

潛在具威脅的國家或行為者「拴住」在一個可控的國際秩序之中，限制其行動自由，並強化其對現有規則體系的依賴與遵從（Weitsman, 2013: 45）。

表 3 威脅條件下的二元同盟動態

威脅來源	A 國 行動	B 國 行動	結盟的特徵	
			結盟承諾 (commitment)	結盟凝聚力 (cohesion)
低度內部威脅	避險	避險	低度	低度
低度內部威脅	避險	抗衡	低度到中度	低度到中度
同盟內部威脅向 B 國壓去	避險	扈從	低度到中度	低度到中度
中度轉偏高度內部威脅	籠絡	避險	低度	低度
高度內部威脅	籠絡	籠絡	多變	低度或無
中度內部威脅	籠絡	抗衡	多變	低度到中度
高度外部威脅	抗衡	抗衡	高度	高度
內部威脅對 B 國很高； 外部威脅對 A 國很高	抗衡	扈從	儘管有高度承諾但 存在多變性	中度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魏斯曼（Weitsman, 2004: 29），加以改良整理。

說明：表格內的程度是相對的，排序如：無 < 低度 < 中度 < 高度。

同盟外部，也來自同盟內部（Weitsman, 2004: 28-29）（請見表 3）。

表 3 的二元同盟（dyadic alliance）動態變數，主要來自「威脅來源」，魏斯曼把威脅來源區分為內部與外部兩種，所謂的內部威脅是指「盟國之間」的威脅，外部威脅指的是「盟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威脅。威脅的程度是相對的，分為低度、中度、高度，而威脅的來源與強度不同，會使國家產生不同的行動策略，而當兩個盟國的策略確定，那麼同盟的性質就會改變，而使結盟的特徵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結盟承諾⁴與結盟凝聚力⁵上。在操作上，我們得先確定在有外部因

4. 「承諾」是指同盟成員在面對外部威脅時，願意履行彼此間義務的程度（Weitsman, 2004: 18）。

5. 「凝聚力」是指同盟的內部團結程度，亦即成員是否共享共同目標、利益與威脅認知（Weitsman, 2004: 17）。

素的前提下，盟內國家與盟外國家受威脅的強度，進而根據理論，得知兩國各自採取的策略，而能界定出結盟的型態，之後推論他們的承諾與凝聚力狀態（亦分為低度、中度、高度）。

魏斯曼的理論提供另一種框架分析結盟關係，除不違背過往現實主義譜系的理論假設，不管是摩根索、瓦茲、奧根斯基、古格勒（Jacek Kugler）、瓦特等學者對於現實主義尋求權力平衡的結盟建構，其理論更是一種延伸，有助觀察國際情勢變動中的國家結盟行為。本文嘗試以上述整理的「危險同盟」框架，用以分析俄烏戰爭以來，俄羅斯、中國、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互動，希望能夠藉以瞭解這三個國家未來的結盟動態。

參、美國作為外部因素的俄朝中三組雙邊關係分析

一、俄中關係

（一）「內部威脅」低度，「外部威脅」俄高度、「中」中度

在俄中的內部關係上，早在 2023 年 3 月時，普京（Vladimir Putin）就曾說過習近平是最好的朋友（Davidson, 2023）。2025 年 2 月 24 日，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時表示：「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鄰居，是患難與共、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眞朋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b）此外，2025 年 5 月 8 日，習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與普京會談後的共同記者會時指出，俄中要「堅持世代友好，做百煉成鋼的眞朋友」，強調俄中關係的深厚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c）。這些言論反映出俄中兩國相互幾乎沒有威脅感，強調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與支持，至少在表徵上凸顯像朋友，呈現內部威脅低的狀態。

在俄中的外部關係上，俄烏戰爭前，普京於 2022 年 2 月 4 日趁冬季奧運赴中國大陸拜會習近平，期間舉行俄中峰會：「雙方認為，某些國家（暗指美國）利用軍事和政治同盟（military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and coalitions），直接或間接獲得軍事力量以損害他人安全為利益，慫恿盟國以不正當的競爭行為，加劇地緣政治對抗與衝突，嚴重破壞國際安全秩序及全球戰略穩定。雙方反對北約進一步擴張，並呼籲北約放棄冷戰化的意識形態、尊重他國主權、安全和國家利益。本於文明、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應採取公正客觀態度看待其他國家發展。俄中均反對利用建立排他性的亞太地區集團結構，造成陣營對立，認定美國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具有高度負面影響，並保持警惕。」（President of Russia, 2022）2025年5月，俄中在聯合聲明中表示：「美國及其盟友企圖推進北約東進亞太，在亞太區域大搞『小圈子』，拉攏本區域國家推行其『印太戰略』，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繁榮。雙方反對構建針對中俄兩國的『核共用』軍事同盟，反對藉口強化『延伸威懾』安排在本區域部署核武器系統，反對部署破壞戰略穩定的全球反導系統、陸基中程彈道飛彈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f）這些均顯示，俄中都把美國當成是自己在安全上主要的威脅來源。

不過，2024年11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川普，祝賀他當選美國總統。習近平指出：「歷史昭示我們，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一個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共同利益和國際社會期待。希望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任佳暉、王瀟瀟，2024）俄美關係則較為惡劣，2024年1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指責美國和北約「持續逼近俄羅斯的紅線」，特別是美國在波蘭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北約在德國計畫部署中程導彈等行動。他警告，若美方持續此類行動，俄羅斯將重新考慮其自我限制的軍事政策，可能包括降低使用核武的門檻（Osborn & Antonov, 2024）。在非常接近的時間點內，雖然俄中均認為美國是威脅來源，但看待美國的威脅程度顯然俄羅斯面對美國直接的軍事威脅較大，因為在中國的評估裡，其主張與

美國「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看不出中國受到美國直接的軍事威脅，因此對中國來說，美國的直接威脅是較低的。故從政策上看，美國所造成的兩國「外部威脅」，俄羅斯感受兵臨城下很高，但對中國而言，尚可尋求合作，外部威脅僅屬低度。

（二）俄中形成「抗衡—避險」同盟

俄朝中三角存在的重要關係方是美國，在分析俄中關係時，美國是這兩個國家同盟產生的「外部因素」。在美俄中三角架構下，運用俄烏戰爭以來的美俄中三邊關係觀察，輔以魏斯曼理論所歸納出來的「威脅條件下的二元結盟動態」可發現，美國對俄羅斯形成的「外部威脅」高，而美國對中國形成的「外部威脅」低。俄中之間則呈現「內部威脅」低的狀態。根據本文表 2 來判斷，當俄羅斯面對高度外部威脅——美國及低度內部威脅——中國時，傾向形成對抗「外部威脅」的「抗衡政策」；而中國面對中度外部威脅——美國及低度內部威脅——俄羅斯，則傾向採用「避險策略」，最終使俄中之間形成「抗衡—避險」同盟（請見圖 3）。

儘管在俄烏戰爭前，習近平與普京曾增強夥伴關係，並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國又以貿易方式提供俄羅斯在經濟上的幫助，以軍民兩用零件，提供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之所需，雙方亦強化了夥伴關係。然而，從北京的意圖來看，北京擔憂一個鄰近的大國崩潰，也怕俄羅斯鋌而走險，另一方面，中國不希望在美中俄三邊關係中，因為過度挺俄而加劇美中之間的競爭強度（Bicker, 2025）。

俄羅斯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受到國際孤立，對俄羅斯來說，與美國所領導的北約已呈水火之勢，西方支持烏克蘭，使這場戰爭沒有辦法讓俄羅斯稱心如意，俄羅斯在這場戰爭與美國抗衡的態勢非常明顯，對俄羅斯來說，「聯中抗美」戰略是必然選擇。美國加大了對俄羅斯的外部威脅，明顯地大於俄羅斯與中國之彼此忌憚的鄰國夥伴「內部威脅」。對中國而言，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是呈現一種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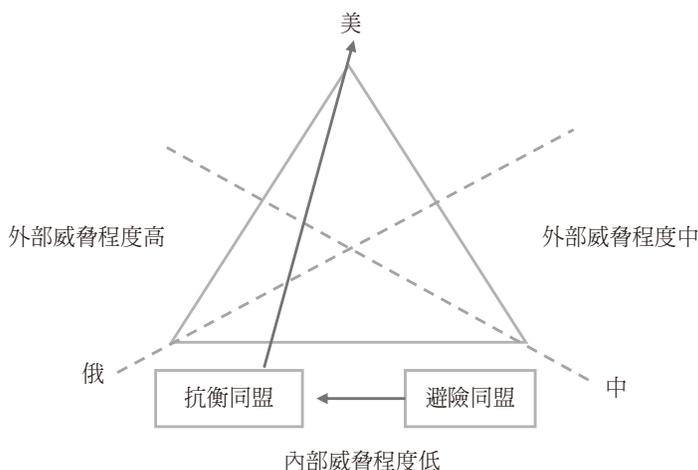


圖3 美國作為外部因素下的俄中同盟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虛線用來區分內、外部關係，對俄、中來說，虛線上側是外部關係（對美），虛線下側是內部關係（俄中）；箭頭表示俄、中各自重視的同盟型態與方向。中國側重對俄內部關係，傾向採用「避險同盟」；俄羅斯側重對美外部關係，傾向採用「抗衡同盟」。

爭（competition）態勢，而非武裝衝突，俄中相比，美國對中國是中度威脅，因此對中國而言，面對俄中關係，其並不急著拉俄抗美，反而是「以虛應實」地回應俄羅斯升級同盟需求，更強調對俄羅斯採取「避險同盟」。但對俄羅斯來說，美國是高度外部威脅來源，相較之下，中國對俄羅斯沒有立即安全危害，與中國之間威脅度低，根據表2，這會讓俄羅斯更傾向建立「抗衡同盟」，使俄中最終形成「抗衡—避險」同盟（請見表3）。

（三）低度到中度的結盟承諾

針對2022年2月4日《中俄聯合聲明》提及：「中俄友誼沒有上限，合作沒有禁區。」（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tates has no limits, there are no “forbidden” areas of cooperation.）（Snider,

2022) 西方媒體將這段話簡化爲「中俄夥伴關係上不封頂」(no limits partnership)，事實上，雙方所指的無上限是「友誼」而非「合作」(行動)。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級研究員兼東亞項目主任孫韻認爲，俄中兩大國在對抗美國及其盟國方面日益團結，但俄中關係尚存諸多分歧。其指出，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結盟以對抗美國，主要是因爲他們認爲美國對其等懷有敵意。中國與俄羅斯在看待國際體系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使兩國在議程的偏好大不相同。中國對俄中關係長期前景的看法，並沒像俄羅斯宣稱得那麼美好(Sun, 2022)。更重要的是，此協議並沒有在履行對彼此義務的內容上有具體共識。

2022年9月，俄中兩國元首在烏茲別克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會晤，習近平稱普京是「親愛的老朋友」，但普京卻顯露出對習近平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擔憂」。儘管普京讚揚中國在俄烏衝突上的「平衡立場」(balanced position)，不過習近平從來沒有表態在烏克蘭戰場上無條件支持普京，中國對兩國「無上限夥伴」的論述也有所保留(Pan, 2024)。就地緣政治而論，兩國都面臨來自美國及西方盟國的威脅，但俄中彼此邊界長，又都是強權，需要換取相互之間的安全保證。習近平和普京的相同利益可能在穩固自身對內統治權力的安全，以及塑造一個對威權國家相對有利的國際秩序。兩國提升合作，對中方來說，是能暫時緩解俄羅斯要求對中升級結盟的壓力(Wishnick, 2022)，同樣也是中方對俄方義務履行的不積極表現。

2023年3月21日習近平到莫斯科訪問普京，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年來，中國元首首次訪問莫斯科，雙方在會後聯合聲明中強調要「透過和談」來解決烏克蘭危機。習近平在會談上還提出強化雙邊關係的系列計畫，而普京則稱願意協助中資企業到俄羅斯投資，取代因烏克蘭戰爭而撤離的西方企業，又稱擬建造從俄羅斯經蒙古到中國的「西伯利亞力量二號」(Power of Siberia 2)天然氣管道，爲中國帶來「可靠、穩定的」能源供應。不過直到2025年5月俄中兩國領

導人會晤，「西伯利亞力量二號」的合作仍未啓動。2025年6月以色列與伊朗衝突開始，媒體才又傳出俄中可能進行合作磋商，但仍不具體（Bryanski, 2025），俄羅斯似乎對中國落實合作義務也動力缺缺。

2023年10月，普京以參加「一帶一路」會議爲由回訪北京，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主任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認爲：「莫斯科和北京不太可能建立成熟的軍事同盟，只是在兩國的防務合作上進行提升罷了。」「這兩個國家在安全方面都是自給自足的，它們能從夥伴關係中受益，但他們鼓吹戰略自主，沒有真正想要提供對方安全保證。」（Heintz, 2023）2024年5月16日普京又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普京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俄中關係已達到歷史最高水準，即使面對嚴峻的國際情勢，兩國關係仍持續加強（Huaxia, 2024）。習近平與普京兩人以「老朋友」互稱，並在人民大會堂發布聯合宣言，然而確立的卻是俄中「不結盟」的共識，並僅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作結，加強經貿、能源、科技等合作（李澄欣，2024）。

2025年5月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時指出：「當前，面對國際上的單邊主義逆流和強權霸凌行徑，中方將同俄方一道，肩負起作爲世界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殊責任，挺膺擔當，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堅決捍衛中俄兩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攜手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普京表示：「俄中關係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礎上，不針對第三方，不受一時一事影響。堅定不移推動俄中關係發展、擴大互利合作是俄方戰略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d）雙方簽署20多項合作協議，習近平指出：「要發揮兩國資源稟賦和產業體系互補優勢，拓展經貿、能源、農業、航空航太、人工智慧等領域高質量互利合作；以共建『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同盟對接爲平臺，構建高標準互聯互通格局；充分釋放『中俄文化年』潛能，加強教育、電影、旅遊、體育、地方等合作，促進深

層次民心相通；密切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平臺協調和配合，團結全球南方，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引領全球治理變革正確方向。」（胡永秋、衛嘉，2025）但這種合作義務的履行是非常低階政治（low politics），很難定義成「高度承諾」，故仍為「低度到中度承諾」的層級。

（四）低度到中度的同盟凝聚力

2023年3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的一份解密報告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18個月後，包括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有企業，在一系列的行為中支援俄羅斯經濟及其軍隊，用以降低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影響。中國增加了對俄羅斯能源的進口，包括石油與天然氣。北京在與俄羅斯的商業互動中還大幅增加以人民幣及其金融基礎設施的使用，使俄羅斯能不受西方封鎖的約束進行金融交易。中國也一直向莫斯科出售「軍民兩用設備」（dual use equipment），為俄羅斯提供戰爭量能（Garver, 2023）。而根據烏克蘭的報告，烏軍在戰場上發現的俄羅斯武器，有60%的零件來自中國（Sytas, 2025）。不過，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國權力計畫主任林洋（Bonny Lin）指出，北京和莫斯科尚未出現建立正式軍事同盟的計畫（Lin, 2023）。

俄羅斯請求中國支持對烏克蘭的戰爭，包括軍事援助和設備（Watson et al., 2022）。2023年2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12點主張，包括尊重各國主權、反對冷戰思維、呼籲停火止戰、啟動和談、解決人道危機、保護平民和戰俘、維護核電站安全、減少戰略風險、保障糧食外運、停止單邊制裁、確保產業供應鏈穩定和推動戰後重建（王瀟瀟、薄晨棣，2023）。中國與巴西於2024年5月發表「中國、巴西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共識」，強調「戰場不外溢、戰事不升級、各方不拱火」，並支持在合適時間召開戰爭雙方認可的國際和會（馬卓

言、馮歆然，2024）。從這邊可以看出，俄中仍欠缺共同的目標、利益，甚至是威脅認知，故無法達成高度的凝聚力，如表 3 至多中度的凝聚力。

直到 2025 年 6 月，普京在第二十八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對媒體表示，俄羅斯願意與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深化合作。此外，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也強調，俄中高度的互信使軍事和軍事技術合作得以積極發展，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組織空中和海上巡邏、兩國邊界地區的友好互動，這些都有助於加強兩國的安全，維護國際和地區穩定，並且主要是大歐亞地區的穩定。不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僅表示，俄中關係有利於推動世界多極化。俄中合作具有強大內生動力，雙方在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問題上志同道合，然而，儘管雙方在一些層面有所合作，俄中仍然欠缺共同利益與目標。

二、朝中關係

（一）「內部威脅」中度，「外部威脅」朝高度、「中」低度

2018 年和 2019 年美朝峰會使朝中之間的戰略分歧日益明顯，這重新激起了北京長期以來對北韓可能在對美談判過程中損害中國利益的擔憂。中國領導人意識到朝中雙邊關係緊張，因平壤曾在 2018 年將中國描述為北韓的「千年敵人」，並表達願意接受美國在朝鮮半島長期存在，目的在牽制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儘管朝中在名義上是盟友，不過兩國間的微妙緊張關係，卻已持續了 70 多年（Frohman et al., 2022: 3）。

北韓與中國儘管表面上有共產主義的親緣關係，但金正恩和習近平都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對彼此都很有戒心。魯樂漢（John Delury）指出：兩國間深刻的相互不信任感顯而易見。許多中國人看不起鄰國北韓，認為它落後，並對其破壞穩定的行為感到惱火；許多朝鮮人則憎恨中國的成功，抵抗中國的影響。平壤雖允許更多的中

國投資，卻不想欠中國的債。而金正恩樂於在中國的重大政治議程開啓前進行挑釁，從而讓北京難堪，包括在聯合國制裁下進行武器測試（Delury, 2024）。2024年10月31日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飛彈，南韓和美國均譴責此次試射，並表示將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導。作為半島近鄰，中方關注半島局勢發展動向，始終認為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希望各方為此作出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4）中國的立場顯然不苟同北韓的軍武發展方向，不支援北韓提升導彈能力，故強調朝鮮半島和平穩定，而非批判南韓與美國的回應。

崔瓦迪（Parul Trivedi）認為：北京對東北亞鄰國的外交政策包括五個「沒有」：沒有不穩定、沒有崩潰、沒有核武器、沒有難民、沒有衝突升級。在習近平上臺以前，中國更傾向維持北韓穩定而不是一步到位的無核化，故北京一直沒有積極實施制裁。中國一直握有北韓作為增加美中戰略競爭的籌碼（陳鴻鈞，2020：117-177），然而，北韓不斷擴大核導彈計畫，出現「尾巴搖狗」的現象，北京並不想讓平壤的核導彈成為脫韁野馬（Trivedi, 2022），這局面讓朝中雙方的關係呈現一種中度的緊繃，即雖然沒有到高度對抗，但一個擁有核武器且鄰近首都北京的北韓，讓中國不得不有所防範。

事實上，2023年從3月下旬到4月，北韓試射了四枚彈道飛彈，在此期間，中國一直警告北韓停止試射，但平壤選擇挑釁。到4月中旬，中國透過媒體恐嚇北韓：「破壞東北亞的安全與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自行對北韓的核設施發動攻擊。」中國《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指出，北京擁有強大的力量，豈能輕易放過這個國家？《環球時報》認為，在北京的循序善誘下，北韓遲早能回歸「理性態度」，被孤立的北韓領導人會意識到他們必須適應中國的偏好。5月初，北韓選擇回批中國，譴責中國「不真誠和背叛」，並稱：「中國不應再試圖試探朝鮮的耐心極限……，魯莽地砍倒朝中關係支柱會

帶來嚴重後果。」中方指出：「因為北韓發展核武器違反了共同防禦協定，會讓中國失去保衛北韓的義務。」此後，北韓在5月中下旬又試射了三枚彈道飛彈，每次試驗都取得技術上的進展，增加北韓的威脅程度；7月成功試射了兩枚洲際彈道飛彈，並在11月發射了一枚性能更強大的洲際彈道飛彈（Bennett, 2023）。北韓在短暫時間內於彈道飛彈的技術突飛猛進，各方都將矛頭指向俄羅斯提供北韓技術（Peters, 2024）。

2023年9月，金正恩在聯合國演講的措辭比2022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時更激烈，其表示：「由於美國及其勢力魯莽而持續地歇斯底里進行核攤牌，使2023年成為極其危險的一年，朝鮮半島與周邊地區的軍事安全局勢，被推向核戰爭邊緣。」金正恩對美國和南韓的聯合聲明尤為不滿，他說這些聲明暗示「北韓政權的終結」與「占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平壤」（Anthony, 2023）。2024年7月，美國總統拜登和韓國總統尹錫悅授權簽署《聯合核威懾指南》，作為加強兩國應對北韓日益增長核武能力的努力，加強核行動訊息共享，並討論如何在緊急情況下整合美國核武和韓國常規武器。北韓國防部在官方媒體發表聲明中指出：美韓指導方針暴露他們加緊準備「對北韓發動核戰爭的意圖」，故要求北韓進一步提高自己核威懾準備狀態，並稱：如果美國和南韓未能停止挑釁行為，他們將「付出難以想像的慘痛代價」（Kim, 2024）。

而2025年6月4日宣誓就任的南韓總統李在明，雖然所屬的共同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中間偏左，一般認為會對北韓採取比較包容的政策，不過李在明在政策宣誓上仍強調要強化「美日韓同盟」（Ji, 2025）。另根據布魯金斯學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 Policy Studies at Brookings）資深研究員楊德昌（Andrew Yeo）的分析，雖然李在明同時倡議更平衡的外交政策，以改善與中國和北韓的關係，但當前他最擔心的議題是處理跟美國的貿易問題，同時得到美國的安全保證。因此，即使共同民主黨有希望擺脫對華府依賴的傾

向，但李在明仍認知美國是南韓國家安全的最重要保障，故將竭盡全力與川普政府合作，推動東北亞共同的安全利益（Yeo, 2025）。從此處看來，儘管未來南韓存在與北韓關係和緩的可能性，但是在南韓對川普政府的特殊顧慮下，似乎沒有辦法擅自破壞美韓同盟對北韓的遏制立場。

北韓與中國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但兩國之間的猜疑還是不斷，儘管中國在制裁北韓的作為上放得比較鬆，不過主要的動因是怕北韓內部混亂而影響自己的邊境安全（Rinaldi, 2024）。北韓雖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但其對中國想主導北韓事務的意圖，仍處處提防；對中國而言，北韓的核導彈能力不在可控範圍，從而導致一個同盟內部的威脅彼此存在。另如本文前述，美中關係僅為競爭，不到威脅，但中國忌憚北韓的核導彈能力對北京的威脅，而金正恩則擔心中國對其控制，呈現相互中度威脅狀態。

（二）朝中形成「抗衡—籠絡」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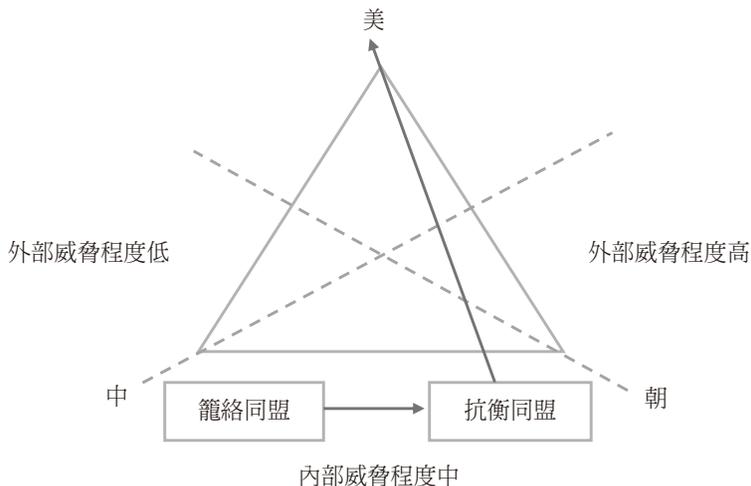


圖 4 美國作為外部因素下的朝中同盟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虛線用來區分內、外部關係，對朝、中來說，虛線上側是外部關係（對美），虛線下側是內部關係（朝中）；箭頭表示朝、中在各自重視的同盟型態與方向。中國側重內部關係，傾向採用「籠絡同盟」；北韓側重外部關係，傾向採用「抗衡同盟」。

中國不希望北韓成爲脫韁野馬，但金正恩的對外政策卻偏偏不按中國的排理出牌（Frohman et al., 2022）。對金正恩而言，中國不支持北韓成爲「核武國家」，北韓即不認爲中國是好的友邦，甚至認爲中國對北韓有敵視的態度，不過北韓也認知到，自己更直接的威脅來自美國，故金正恩在選擇上，仍傾向與中國維持同盟關係（Wishnick, 2025）。而中國用自己的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想約束北韓的自主性。對北韓來說，其主要威脅仍來自外部因素的美國，且對北韓具高度威脅性，而北京提出「朝鮮半島無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a），對北韓而言就是附和美國的態度（Chivvis & Keating, 2024）。對中國而言，北韓的核導彈能力日益強化，已對中國構成「次級安全威脅」，成爲北京對朝政策核心難題，中國擔心一旦控制失效，會讓區域出現「不受控的核武鄰居」（Scobell et al., 2020）。跟美國的競爭相比，北韓的不可控風險可能大於美國直接對中國發動核戰，這種內部威脅大於外部威脅的關係，讓中國必須試圖管理北韓，而讓朝中關係成爲「籠絡同盟」；北韓主要目的在對抗外部威脅的美國，故在調性期望上，希望朝中同盟是抗衡同盟，於是朝中「抗衡—籠絡」同盟成形。

（三）多變的承諾

2022年1月30日，北韓從北部的慈江道發射一枚中程彈道飛彈，此爲北韓2022年的第七次火箭試射。長期以來，北韓領導人反覆無常及不可預測的行爲，一直被視爲北京的負擔（Cho & Mastro, 2022）。但「北京同時非常小心地避開中國—俄羅斯—北韓軸心的形象，它希望給自己保留選擇餘地。」（Pierson & Choe, 2024）俄羅斯和北韓進一步加深關係，誓言抵制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勢力。與此同時，中國對俄朝越發緊密的關係卻「持觀望態度，反應謹慎，力圖避免任何三邊安排」，以防中美關係發生複雜變化（呢喃，2024），因此中國不想在同盟關係上給予北韓任何明確的保證。

2022年10月北韓官媒《勞動新聞》社論指出：「朝中友誼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英明領導下將繼續保持下去，進一步發展並適應時代的需要。」中國官媒回應了對金正恩的欽佩。磯崎敦人認為，除了讚揚之外，中國也向北韓發出了「鼓勵克制」的微妙訊號。中國擔心「核骨牌效應」（nuclear domino effect），即北韓擁有核武器，從而導致南韓、日本，甚至臺灣發展核武的可能性變大。磯崎指出：「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北韓的核試驗場距離其邊境不遠，核子試驗可能引起地震或輻射擴散。」因此，中國有充分的理由遏止北韓的核武計畫（Bartlett, 2023）。由於COVID-19大流行，直到2024年4月，中國才令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率團訪問北韓。這次訪問是在國際社會對北韓日益關注的背景下進行，北韓則加劇了侵略言論和彈道飛彈試驗活動（Boc, 2024）。

2024年5月29日北韓罕見地對中國嚴詞批評，凸顯出北京和平壤在擁核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儘管雙方在其他領域的關係有所升溫。北韓譴責中國、日本和韓國討論半島無核化問題，稱三國在首爾峰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是侵犯北韓主權的「嚴重政治挑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金沛雅（Patricia M. Kim）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北韓批評了中國簽署的聯合聲明，即使是在北京已經想辦法淡化處理該聲明之後。」（Smith, 2024a）朝中相互間對於北韓發展核導彈能力的分歧，致使中國對北韓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出現浮動，北京已聲稱，若北韓是因為核導彈遭受攻擊，北京不會進行干預。

（四）低度凝聚力

朝中簽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並於2021年續訂該條約。北京和平壤在美中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嘗試努力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不過中國選擇支持聯合國對北韓制裁，導致兩國關係出現裂痕。隨著北韓在俄烏戰爭中支持俄羅斯，並提升與莫斯科的軍事合作，中國選擇保持與北韓的距離。在北京的優先考慮中，周邊區域穩

定是首要目標（Fong, 2024）。2024年5月，金正恩和普京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定》，包括「共同防禦條約」，使這兩個核武國家更加緊密。這項共同防禦條約恢復了俄羅斯和北韓之間冷戰時期的協定，若任何一方面臨「侵略」，則將相互提供軍事援助，但中國外交部卻拒絕就俄羅斯與北韓簽署協定發表評論，只表示：「這是他們兩國之間的事情」（Framer, 2024），完全置身於事外。

2017年4月28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指出：「朝鮮擁核嚴重違背中國國家利益，而且被安理會一致反對，平壤希望北京縱容它開展核導（彈）活動，要求中國拒絕參加安理會制裁，這是中國絕不能同意的。」（張謙，2017）2025年5月8日，針對北韓發射數枚彈道飛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針對有關發射活動，我沒有新的評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e）直接支持北韓看起來並非中國的國家利益，當兩國的凝聚力受到違背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時，雙方凝聚力只展現出低度的狀態。

三、俄朝關係

（一）「內部威脅」低度，「外部威脅」高度

2024年8月24日北韓外務省發言人發表談話：「我們將堅決應對美國任何形式的核威脅。」並表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最近證實，美國政府於2024年3月已修改了『核武器使用指導』，並表示該指導不是針對特定國家的立場。但同時，委員會對北韓、俄羅斯和中國等主權國家的核力量表達高度擔憂。」北韓外務省對美國行徑表達強烈譴責。擁有世界最大核武庫的美國調整核使用準則，對全球核平衡、安全環境和核裁軍制度，均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北韓對美國的核子威脅有高度警覺，但是對同樣擁核的俄羅斯，卻沒有這麼大的擔憂。

普京向西方表態，俄羅斯在技術上已為核戰爭做好準備，若美

國向烏克蘭出兵，將被視為衝突的重大升級。普京表示，美國明白，如果美國在俄羅斯領土上或在烏克蘭境內部署美國軍隊，俄羅斯會將此舉視為干預。莫斯科聲稱已併吞烏克蘭的四個地區，並使其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普京表示：「在俄美關係和戰略克制領域上，美國有足夠的專家。故我不認為美國會急於進行核對抗，但俄方已經為此做好準備。」（Faulconbridge & Kelly, 2024）儘管普京的主要戰場在烏克蘭，但是普京所認知的幕後主要威脅就是美國。普京並沒有把北韓發展核武當成威脅，反倒協助北韓提升彈道飛彈能力（Pamuk & Brunnstrom, 2024），此已凸顯俄朝間不存在對彼此的威脅，而俄朝同樣認為，自己最大的威脅，是來自俄朝之外的美國。

（二）俄朝形成「抗衡—抗衡」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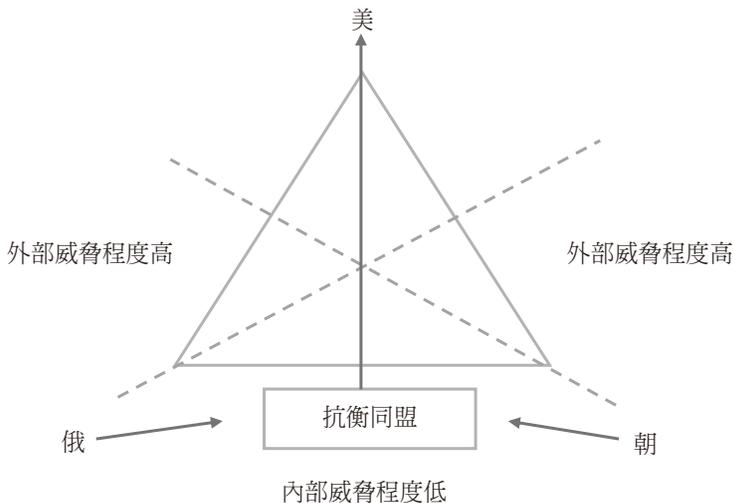


圖 5 美國作為外部因素下俄朝同盟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虛線用來區分內、外部關係，對俄、朝來說，虛線上側是外部關係（對美），虛線下側是內部關係（俄朝）；箭頭表示俄、朝重視的同盟型態與方向。俄、朝均側重外部關係，傾向採用「抗衡同盟」。

俄羅斯從 2014 年占領克里米亞以來，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制裁，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受到的制裁更為嚴厲，美國率領北約盟國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對普京而言，烏克蘭是直接的戰場對手，但美國亦是俄羅斯的敵人。俄羅斯想要打贏這場戰爭，必須排除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介入，故普京對美國採取抗衡是主要政策。而北韓的處境與俄羅斯很像，遭受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抵制，美國透過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等壓制著北韓發展，更造成北韓莫大威脅感，對金正恩來說，抗衡美國是一條必須且正確的道路。

就北韓與俄羅斯的內部關係而言，他們同樣需要採取抗衡政策對抗美國及美國的盟友，兩國共同存在高度外部威脅，此局面容易產生相互高度安全承諾及高度凝聚力。就魏斯曼理論來說，低度的內在威脅與高度的外在威脅，會產生抗衡型同盟，以俄烏戰爭後的發展態勢來說，俄朝這組關係呈現穩固不破。

（三）結盟的高度承諾

從俄烏戰爭一開始，北韓就明確地站在俄羅斯一方。北韓是聯合國大會決議中，少數對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領土投下反對票的五個國家之一。此後，北韓一再表示力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美國、北約和烏克蘭（Lukin, 2022）。根據北韓外務省網站發布的文章：「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這完全歸因於北約不斷東擴及其軍事前沿部署，收緊對俄羅斯的包圍圈……構成俄羅斯嚴重安全威脅。」（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022）北韓不但在外交上、行動上支持俄羅斯，美國官方資料更顯示俄羅斯從北韓購買火箭彈及砲彈（Jalil, 2022）。

2023 年 9 月 13 日金正恩會晤普京，普京親自帶著金正恩參觀位於俄羅斯遠東地區最先進的「東方太空發射場」（Vostochny Cosmodrome），並討論將北韓太空人送入太空的可能性，金正恩亦在參觀發射場時詢問許多關於火箭的詳細問題。面對媒體提問，普

京多次暗示雙方正在討論軍事合作。當被俄羅斯媒體問及莫斯科是否會協助金正恩建造衛星時，普京說：「這就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Faulconbridge & Choi, 2023）這是俄烏戰爭以來，俄羅斯首次不避諱地公開談論雙方的軍事合作，俄朝關係得到強化（Ha & Shin, 2022: 893-919）。歐洲議會智庫指出，2023年9月13日，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俄羅斯遠東「東方太空發射場」會見普京，北韓表示爲了補充俄羅斯砲彈庫存，北韓將派遣大量工人進入俄羅斯工廠工作，以換取來自莫斯科的人道援助——主要是糧食，而俄羅斯則提供對平壤的太空計畫支援。當時專家就認爲，這離俄朝軍事同盟不遠（European Parliament Think Tank, 2023）。

德國最高軍事官員在訪問韓國時表示，北韓提供武器使俄羅斯能夠保持軍火庫儲備，從而強化了俄羅斯在俄烏戰場上的優勢。德國國防部長布魯爾（Carsten Breuer）表示：「這是爲了增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武器儲備，保持俄羅斯的力量。」金正恩也透過提供火箭和導彈來幫助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換取莫斯科的經濟和其他軍事援助。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科普克（Robert Koepcke）表示，2023年9月，北韓已向俄羅斯運送了至少1萬6,500個集裝箱的彈藥和相關物資，俄羅斯已向烏克蘭發射了超過65枚來自北韓的導彈（Smith, 2024b）。2025年4月28日，北韓首度證實，依照領導人金正恩的命令派兵前往烏克蘭爲俄羅斯作戰，爲解放被烏克蘭占領的俄羅斯領土作出重要貢獻。北韓的《朝鮮中央通訊社》（KCNA）引述北韓勞動黨的說法指出，解放俄羅斯庫斯克（Kursk）地區戰役的勝利，表明了北韓與俄羅斯之間「牢固的軍事友誼達到了最高戰略水準」（鄭景懋，2025）。

（四）高度的凝聚力

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9年4月，地點爲弗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Kireeva & Zakharova, 2019），儘管外界對於兩國

要升級為軍事同盟關係時有所聞，卻只聞樓梯響。俄烏戰爭爆發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俄羅斯遭到國際社會孤立，但2022年8月普京曾表示，俄羅斯和北韓將擴大「全面和建設性的雙邊關係」，普京指稱此舉符合兩國利益。金正恩則回應，兩國的友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日本後建立起來的，並表示，俄朝的「同志友誼」將變得更加堅固。金正恩回應，兩國之間的戰略和戰術合作、支持與團結，在共同戰線上挫敗敵對勢力的軍事威脅和挑釁，已上升至新高度。儘管這次北韓並未指明敵對勢力是誰，但是過往北韓反覆使用敵對勢力指涉美國及其盟友。

2024年6月19日，普京和金正恩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金正恩在會後與普京共同記者會時宣布，俄朝兩國已經上升成為「同盟關係」。普京表示，兩國簽訂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定》規定在締約一方受到侵略時要相互提供援助。這是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莫斯科和平壤之間最緊密的聯繫（弗林，2024）。金正恩形容：「北韓和俄羅斯正迎來上世紀朝蘇關係時期也無可比擬的『全盛期』，北韓將無條件地繼續支持俄羅斯所有政策。」（鄭真，2024）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地緣政治與外交政策部門主任車維德（Victor Cha）與韓國事務高級研究員金艾倫（Ellen Kim）以「俄羅斯—北韓新安全同盟」來說明兩國在2024年6月以來的合作，他們認為：「普京與金正恩的會晤標誌著俄羅斯和北韓在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對抗下，不斷深化戰略同盟。讓華盛頓和首爾深感不安。首先，兩位領導人打算繼續兩國之間的武器合作。金正恩對包括烏克蘭戰爭在內的俄羅斯政策表示：『無條件支援』，普京也明確表示，『俄羅斯不排除與北韓發展軍事技術合作』。其次，他們建立『替代性貿易和互助結算機制』，並給本已分崩離析的全球制裁制度，帶來了額外的壓力。最後，兩國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定》，並承諾在『兩國任何一方受到攻擊的情況下相互援助』，恢復了兩國之間近似冷戰時期的同盟。」（Cha & Kim, 2024）。

首爾國民大學資深研究員提特斯基（Fyodor Tertitskiy）在卡內基智庫的報告裡指出：北韓正在向俄羅斯提供大量彈藥，以換取燃料和食物。同時，平壤極力希望從俄羅斯獲得火箭製造和航空技術。外國情報機構的評估和北韓代表團最近訪問莫斯科航空學院的情況都證實了這一點。從本質上來說，此協定使 1961 年由赫魯雪夫簽署的蘇聯和北韓之間的同盟復活，要求雙方在遭受攻擊時互相援助。新協定中此一條款與 1961 年相似，只有小幅修改。對於北韓來說，這樣的協定獲得的優勢明顯，平壤現在享有莫斯科的軍事保護。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在涉及南北韓問題上曾試圖保持中立，但現在已明確站在了平壤這一邊（Tertitskiy, 2024）。

肆、結論

本文欲探討的主要問題是，若根據瓦特的「同盟起源」，那麼雖然存在著外援、意識形態等因素足以影響國家的結盟行為，但總的來說，結盟的樣態主要是依據認知上被威脅的程度，來選擇抗衡或扈從兩種策略，而此過程，也被稱為「威脅平衡」。但抗衡的本身是一種對抗外部威脅的手段，而扈從的概念則是一種依附性的同盟內部管理。當扈從發生，就國際體系結構而言，國家就會變成同一「等級體制」內的成員。不過瓦特的核心思考，主要放在國家應對外部威脅。魏斯曼的「危險同盟」，是以此為基礎的一種延伸。事實上，國家結盟本身應該同時發生對盟外威脅應對及對盟內威脅管理。

2022 年 2 月隨俄烏戰爭開打，國際局勢產生諸多相應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不斷加大制裁俄羅斯，使俄羅斯遭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對俄羅斯而言，它也在找尋自我生存之道，跟西方關係疏遠的國家，就變成俄羅斯的首選——中國與北韓。當俄羅斯積極經營與北京、平壤的關係時，國際社會猜測「俄朝中三國同盟」的聲音不斷。本文把這三國與美國所構成的三組三邊關係，重新進行檢視，運

用魏斯曼「危險同盟」理論為主要分析框架，希望在這三組三邊關係中，找到俄朝、俄中、朝中之間的關係變化，用以推論三國抗美同盟形成的可能性。

透過「危險同盟」國家策略與結盟類型分析，佐以俄烏戰爭以來俄朝中三國互動的事實。由於這三國主要的對手都是美國，但是這三組雙邊關係在運作過程中，美國對他們各自的威脅程度有所差異，牽動著盟國外部威脅與內部威脅程度的不同，從而導出不同的結果。經本文分析後發現，俄中對於夥伴關係的目的有不一樣的期待，俄羅斯想要推往「抗衡同盟」，而中國較想停留在「避險同盟」，最後出現「抗衡—避險」同盟，這種同盟只能產生低度到中度的結盟承諾與凝聚力，會比較關注同盟內部的互動關係，謹慎小心，避免相互猜疑升級。

俄烏戰爭以來，朝中之間存在的互信不足更為嚴重，甚至對中國而言，北韓的核武問題同時是朝中同盟的內部威脅。從中國的角度思考，管理與北韓的同盟關係甚至比聯合北韓去應對美國來得更重要，中國想要管理北韓，因此對中國來說，朝中同盟會是「籠絡同盟」，但是北韓的主要目標還是在籌組「抗衡同盟」以應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傾向拉攏中國共組抗美同盟，最終使朝中之間形成「抗衡—籠絡」同盟，這會使雙方對於結盟的承諾搖擺不定，致使結盟凝聚力呈現低度到中度。

俄朝之間在俄烏戰爭以來，較不存在利益上的衝突，使雙方出現關係快速攀升的態勢。在雙方目標均為抗衡美國的外部威脅，而彼此之間的內部威脅低度的狀態下，雙方對美形成「抗衡—抗衡」同盟。此種同盟會出現高度結盟承諾及高度凝聚力，只要未來美國的威脅沒有下降，這組同盟關係會維持在高度緊密。

基於上述的發現，俄朝中三邊關係交雜在俄中「抗衡—避險」同盟、朝中「抗衡—籠絡」同盟與俄朝「抗衡—抗衡」同盟，導致在架接時欠缺三方同時的高度凝聚力，至多僅能維持中度凝聚力，而彼此

的結盟承諾呈現多變格局（請見表 3），這會讓三方抗衡同盟的支撐基礎難以存在。此外，三方抗美同盟的本質是「抗衡—抗衡—抗衡」同盟，就結論來說，這種同盟需要三方同時存在一個低度內部威脅與高度外部威脅的環境，但就本文的觀察發現，三國對於外部威脅的認知不同，彼此之間認知的內部威脅程度也不同，很難造就出一個威脅認知相同的條件，導致單一抗美同盟很難出現。基於這兩大主要因素，就當前情勢來看，俄朝中對美「抗衡同盟」形成的可能性仍低。

收件：2025 年 2 月 24 日

修正：2025 年 6 月 17 日

採用：2025 年 6 月 30 日

參考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4）。2024年10月31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0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cjd/202410/t20241031_11519214.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n Jia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October 31, 202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31.]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a）。2025年1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501/t20250116_11536633.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uo Jiaku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anuary 16, 202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b）。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502/t20250224_11561364.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b). Xi Jinping Holds Telephone Talk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4.]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c）。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會見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5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5/t20250508_11617598.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c).

Xi Jinping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Jointly Meet the Pres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d）。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5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5/t20250508_11617564.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d). Xi Jinping Holds Talk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e）。2025年5月8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5月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505/t20250508_11617542.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n Jia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ay 8, 202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5f）。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關於進一步深化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5月9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5/t20250509_11617671.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f).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Further Deepening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9.]

王瀟瀟、薄晨棣（2023）。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225/c64387-32631001.html> [Wang, X. X. & Bo, C. D. (2023).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Releases 'China's Position on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Ukraine Crisis'. *CPC News*, February 25.]

弗林（2024）。俄朝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金正恩：兩國已上升到同盟關係的新高度。RFI，6月19日。<https://www.rfi.fr/tw/%E5%B0%88%E6%AC%84%E6%AA%A2%E7%B4%A2/%E8%A6%81%E8%81%9E%E8%A7%A3%E8%AA%AA/20240619-%E4%BF%84%E6%9C%9D%E7%B0%BD%E7%BD%B2%E5%85%A8%E9%9D%A2%E6%88%B0%E7%95%A5%E5%A4%A5%E4%BC%B4%E9%97%9C%E4%BF%82%E6%A2%9D%E7%B4%84-%E9%87%91%E6%AD%A3%E6%81%A9-%E6%9C%9D%E4%BF%84%E5%B7%B2%E4%B8%8A%E5%8D%87%E5%88%B0%E5%90%8C%E7%9B%9F%E9%97%9C%E4%BF%82%E7%9A%84%E6%96%B0%E9%AB%98%E5%BA%A6> [Flynn (2024). Russia and North Korea Sig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eaty — Kim Jong U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Reached a New Height in Their Alliance. *RFI*, June 19.]

任佳暉、王瀟瀟（2024）。習近平向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致賀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1月7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1107/c64094-40356204.html> [Ren, J. H. & Wang, X. X. (2024). Xi Jinping Sends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PC News*, November 7.]

李澄欣（2024）。中俄關係：普京習近平簽聯合聲明稱「不結盟」，美國批中國不可「左右逢源」。BBC 中文網，5 月 17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9026947> [Li, C. X. (2024). China–Russia Relations: Putin and Xi Sign Joint Statement Declaring ‘No Alliance’; U.S. Criticizes China for ‘Playing Both Sides’. *BBC Chinese*, May 17.]

呢喃（2024）。中國對俄朝深化的關係保持謹慎距離。RFI，6 月 19 日。
<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40619-%E4%B8%AD%E5%9C%8B%E5%B0%8D%E4%BF%84%E6%9C%9D%E6%B7%B1%E5%8C%96%E7%9A%84%E9%97%9C%E4%BF%82%E4%BF%9D%E6%8C%81%E8%AC%B9%E6%85%8E%E8%B7%9D%E9%9B%A2> [Ni, N. (2024). China Keeps a Cautious Distance from Deepening Russia–North Korea Relations. *RFI*, June 19.]

胡永秋、衛嘉（2025）。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人民網，5 月 9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5/0509/c1024-40476037.html> [Hu, Y. Q. & Wei, J. (2025). Xi Jinping Holds Talk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People's Daily Online*, May 9.]

馬卓言、馮歆然（2024）。外交部談《中國、巴西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共識》：歡迎更多國家支持並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5 月 24 日。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53454.htm [Ma, Z. Y. & Feng, X. R. (2024). Foreign Ministry on the ‘China-Brazil Joint Statement on a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Ukraine Crisis’: More Countries Are Welcome to Support and Joi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4.]

張謙（2017）。環球時報：北韓擁核違背中國利益。中央通訊社，

4月29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704290136.aspx> [Chang, Q. (2017). Global Times: A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Contradicts China's Interests.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pril 29.]

陳鴻鈞 (2020)。川普政府對北韓經濟制裁的政策—中國的角色與回應。 *東吳政治學報*, 38 (2), 頁 117-179。 [Chen, H. C. (2020). The Economic Sanction Policy of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North Korea— China's Role and Response.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2), pp. 117-179.]

楊公素、張植榮 (2009)。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 [Yang, G. S. & Chang, Z. R. (2009). *Contemporary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鄭 真 (2024)。俄朝恢復同盟關係，普京圍繞中國的佈局？。 *香港 01*, 6月20日。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3078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Cheng, Z. (2024). Russia and North Korea Restore Alliance—Is Putin Strategically Aligning Around China?. *HK01*, June 20.]

鄭景懋 (2025)。北韓首度證實 金正恩下令派兵參與烏克蘭戰爭。中央廣播電臺, 4月28日。 <https://topic.rti.org.tw/ukraine/archives/23244> [Cheng, C. M. (2025). North Korea Confirmed for First Time: Kim Jong Un Ordered Troop Deployment to Assist Russia in Ukraine War.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April 28.]

Anthony, T. (2023). At UN, North Korea Says the US Made 2023 more Dangerous and Accuses It of Fomenting an Asian NATO. *AP*, September 27.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korea-peninsula-nuclear-b23f9c70307cfd095dc9a5cceeceb1f5e>

Bartlett, D. (2023). It's Complicated: China and North Korea's Difficult Relationship. *The Chian Project*, March 7. <https://thechinaproject>.

com/2023/03/07/its-complicated-china-and-north-koreas-difficult-relationship/

Bennett, B. W. (2023). North Korea and China Aren't the Allies You Think They Are. *RAND*, September 27.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09/north-korea-and-china-arent-the-allies-you-think-they.html>

Bicker, L. (2025). Xi Shows He Wants to be Close to Putin - But Not Too Close. *BBC*, May 9.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753ng233nvo>

Boc, A. (2024). Caught Between Allies: China's North Korea Dilemma. *The Diplomat*, June 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6/caught-between-allies-chinas-north-korea-dilemma/>

Bryanski, G. (2025). Israel-Iran Conflict Will Spur Russia-China Gas Deal, Russian Adviser Says. *Reuters*, June 17.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israel-iran-conflict-will-spur-russia-china-gas-deal-russian-adviser-says-2025-06-17/>

Cha, V. & Kim, E. (2024). The New Russia-North Korea Security Alli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w-russia-north-korea-security-alliance>

Chiacu, D. (2024). US Imposes New Sanctions Related to Russia, North Korea, Says Treasury. *Reuters*, September 1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imposes-new-sanctions-related-russia-north-korea-website-2024-09-19/>

Chivvis, C. S. & Keating, J. (2024).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Current and Potential Future Threats to Americ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10/cooperation->

between-china-iran-north-korea-and-russia-current-and-potential-future-threats-to-america?lang=en

Cho, S. & Mastro, O. S. (2022). North Korea Is Becoming an Asset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22-02-03/north-korea-becoming-asset-china>

Collinson, S. (2024). US Sounds Alarm over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NN*, June 17. <https://edition.cnn.com/2024/06/17/politics/us-alarm-china-north-korea-russia/index.html>

Council of the EU (2022). 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EU Imposes Sanctions against President Putin and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and Adopts Wide Ranging Individua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2/25/russia-s-military-aggression-against-ukraine-eu-imposes-sanctions-against-president-putin-and-foreign-minister-lavrov-and-adopts-wide-ranging-individual-and-economic-sanctions/>

Davidson, H. (2023). "He Is My Best Friend": 10 Years of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Putin and Xi. *The Guardian*, March 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21/10-years-strengthening-ties-between-putin-xi-china-russia>

Delury, J. (2024). A Solution on North Korea Is There, If Biden Will Only Grasp I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16/opinion/north-korea-kim-jong-un-peace.html>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022). Growing International

- Trend toward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ugust 3. <http://www.mfa.gov.kp/view/article/15550>
- Duffield, J. S. (2005). Balancing Act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7 (1), pp. 177-179.
- European Parliament Think Tank (2023). North Korea-Russia Relations: Recent Trends. *European Parliament Think Tank*, September 2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3/753944/EPRS_ATA\(2023\)753944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3/753944/EPRS_ATA(2023)753944_EN.pdf)
- Faulconbridge, G. & Choi, S. H. (2023). Putin and North Korea's Kim Discuss Military Matters, Ukraine War and Satellites. *Reuters*, September 1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nkoreas-kim-meets-putin-missiles-launched-pyongyang-2023-09-13/>
- Faulconbridge, G. & Kelly, L. (2024). Putin Warns the West: Russia is Ready for Nuclear War. *Reuters*, March 1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says-russia-ready-nuclear-war-not-everything-rushing-it-2024-03-13/>
- Fong, C. (2024).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1.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chapter-title-0-5>
- Frayner, J. M. (2024). As Russia and North Korea Grow Closer, China Keeps Its Distance. *NBC News*, June 24.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russia-north-korea-grow-closer-china-keeps-distance-rcna158229>
- Frohman, B., Rafaelof, E., & Dale-Huang, A. (2022). The China-North Korea Strategic Rift: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uary 24.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

China-North_Korea_Strategic_Rift.pdf

- Garver, R. (2023). US Report: Chinese Support Is “Critical” to Russia’s War Effort. *VOA*, July 28. <https://www.voanews.com/a/us-report-chinese-support-is-critical-to-russia-s-war-effort-/7202759.html>
- Ha, Y. C. & Shin, B. S. (2022). The Impact of the Ukraine War on Russian–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62 (5-6), pp. 893-919.
- Heintz, J. (2023). Putin Begins Visit in China Underscoring Ties Amid Ukraine War and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P*, October 17.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russia-beijing-putin-israel-belt-db5a0b4b804fac0b5831f44e2a5859e0>
- Huaxia (2024). Xi Says China-Russia Relations Embrace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Xinhua*, February 8. <https://english.news.cn/20240208/fa20eb78e7064eea8a9ef0eac9577f0f/c.html>
- Jalil, Z. A. (2022). North Korea Denies Supplying Weapons to Russia. *BBC*, September 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873987>
- Jang, S. (2022). N. Korea Begins Preparations to Open New Trade Offices Throughout Russia. *Daily NK*, October 24. <https://www.dailynk.com/english/north-korea-begins-preparations-open-new-trade-offices-throughout-russia/>
- Ji, D. G. (2025). How Lee Jae-Myung Wants to Reshape Foreign Policy. *The Korea Herald*, May 14. <https://www.koreaherald.com/article/10487283>
- Kim, H. J. (2024). North Korea Threatens to Boost Nuke Capability in Reaction to US-South Korea Deterrence Guidelines. *AP*, July 14.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korea-us-south-nuclear-guidelines-13e33ca55c904cfea2bbea20b8fe9ab5>

- Kireeva, A. & Zakharova, L. (2019). Takeaways From the Long-Awaited Russia-North Korea Summit. *The Diplomat*, April 26.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akeaways-from-the-long-awaited-russia-north-korea-summit/>
- Lin, B. (2023). The China-Russia Axis Takes Shape. *FP*, September 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1/china-russia-alliance-cooperation-brics-sco-economy-military-war-ukraine-putin-xi/>
- Lukin, A. (2022). Russia and North Korea: Moving Toward Alliance 2.0?. *38 North*, September 27. <https://www.38north.org/2022/09/russia-and-north-korea-moving-toward-alliance-2-0/>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 Xi Jinping Arrives in Moscow for a State Visit to Russia and Attends the Celebrations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8.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zyxw/202505/t20250509_11617673.html
- Morgenthau, H. J., Thompson, K., & Clinton D. (200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7th ed.).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Organski, A. F. K. (1968). *World Politics* (2nd ed.). Alfred A. Knopf.
- Osborn, A. & Antonov, D. (2024). Russia Must Be Ready to Fight NATO in Europe in Next Decade, Minister Says. *Reuters*, December 1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accuses-west-pushing-russia-its-red-lines-forcing-it-respond-2024-12-16/>
- Osborn, A. & Nikolskaya, P. (2022). Russia's Putin Authorise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Ukraine. *Reuters*, February 24. <https://>

-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s-putin-authorises-military-operations-donbass-domestic-media-2022-02-24/
- Pamuk, H. & Brunnstrom, D. (2024). NATO Worried Russia May Support North Korea's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Reuters*, June 1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nato-worried-russia-may-support-north-koreas-missile-nuclear-programs-2024-06-18/>
- Pan, G. (2024). Why China Now Wants to Put Some Limits On Its "No Limits" Friendship with Russia. *The Conversation*, October 1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china-now-wants-to-put-some-limits-on-its-no-limits-friendship-with-russia-238436>
- Peters, R. (2024). The Potential for Russia to Supercharge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2. <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0/BG3856.pdf>
- Pierson, D. & Choe, S. H. (2024). Russia and North Korea's Defense Pact Is a New Headache for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20/world/asia/china-russia-north-korea.html>
- President of Russia (2022). Joint State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Era and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ident of Russia*, February 4. <http://www.en.kremlin.ru/supplement/5770>
- Ramani, S. (2024). The Russia-China-DPRK Strategic Triangle: Phantom Threat or Geopolitical Reality?. *38 North*, June 13. <https://www.38north.org/2024/06/the-russia-china-dprk-strategic-triangle-phantom-threat-or-geopolitical-reality/>
- Rinaldi, J. (2024). Contemporary China-North Korea Bilateral Security

- Relations: Establishing the Role of Power and Idea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Repository*, March 27. <https://www.repository.cam.ac.uk/items/05fd7af6-6a77-449c-b6e7-e5183d5e5994>
- Rochlitz, M. (2022). Russia's Slide into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ZOiS*, March 16. <https://www.zois-berlin.de/en/publications/zois-spotlight/russias-slide-into-international-isolation>
- Schweller, R. 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obell, A., Burke, E. J., Cooper III, C. A., Lilly, S., Ohlandt, C. J. R., Warner, E., & Williams, J. D.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RAND*, July 24.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
- Seshadri, C. (2023). Western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the Global South's Stanc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November 23.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estern-sanctions-russia-and-global-souths-stance>
- Sher, N. (2024). Behind the Scenes: China's Increasing Role in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05/behind-the-scenes-chinas-increasing-role-in-russias-defense-industry?lang=en>
- Smith, J. (2024a). Rare Spat Shows China, North Korea Still at Odds on Nuclear Weapons. *Reuters*, May 2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rare-spat-shows-china-north-korea-still-odds-nuclear-weapons-2024-05-29/>
- Smith, J. (2024b). North Korean Weapons Extending Russian Stockpiles, German General Says. *Reuters*, September 9. <https://www>.

- reuters.com/world/north-korean-weapons-extending-russian-stockpiles-german-general-says-2024-09-09/
- Snider, T. (2022). Breaking Down That Putin-Xi Joint Statement on a “New Era”. *Responsible Statecraft*, February 12.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02/12/breaking-down-that-putin-xi-joint-statement-on-a-new-era/>
- Snyder, G. H. (1997).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precher, C. (2006). Alliances, Arm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pp. 363-369.
- Sun, Y. (2022).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Russia: More Complicated Than You Think. *War on the Rocks*, March 4.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2/03/chinas-strategic-assessment-of-russia-more-complicated-than-you-think/>
- Sytas, A. (2025). China Aids Russian Drone Production with Smuggled Western Parts, Says Estonia. *Reuters*, February 1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aids-russian-drone-production-with-smuggled-western-parts-says-estonia-2025-02-12/>
- Tertitskiy, F. (2024). Cozying Up to North Korea Means Diplomatic Sacrifices for Puti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06/russia-dprk-allience?lang=en>
- Thompson, W. R. (1996). Balances of Power, Transitions, and Long Cycles. In Kugler, J. & Lemke, D.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p. 163-18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rachtenberg, M. (1999).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ivedi, P. (2022). China's Strategy Towards North Korea.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pril 16. <https://icsin.org/blogs/2022/04/16/chinas-strategy-towards-north-korea/>
- Vu, K. (2021). Why China and North Korea Decided to Renew a 60-Year-Old Treaty. *Lowy Institute*, July 3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why-china-north-korea-decided-renew-60-year-old-treaty>
- Wallander, C. A. & Keohane, R. O. (1999). Risk, 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Haftendorn, H., Keohane, R. O., & Wallander, C. A.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pp. 21-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 S.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4), pp. 3-43.
- Walt, S.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N.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 Watson, E., Martin, D., & Jiang, W. (2022). Russia Asks China for Military Help in War with Ukraine, U.S. Officials Say. *CBC News*, March 14. <https://www.cbsnews.com/news/russia-asks-china-for-military-help-in-war-with-ukraine-u-s-officials-say/>
- Watterson, C. J. (2024). The DPRK-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June 27. <https://www.ussc.edu.au/the-dprk-russia-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and-the-future-of-sanctions-against-north-korea>
- Weitsman, P. A. (1997). Intimate Enemies: The Politics of Peacetime Alliances. *Security Studies*, 7 (1), pp. 156-193.
- Weitsman, P. A. (1998). Review: The Dynamics of Alliance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2 (2),

pp. 366-368.

Weitsman, P. A. (2004).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tsman, P. A. (2013). *Waging War: Alliances, Coalitions, and Institutions of Interstate Viol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ishnick, E. (2022). The China- Russia 'No Limits' Partnership Is Still Going Strong. *CNA*, October 12. <https://www.cna.org/our-media/indepth/2022/10/the-china-russia-no-limits-partnership-is-still-going-strong>

Wishnick, E. (2025). Russia-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Obstacles to a Trilateral Axi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25.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5/03/russia-china-north-korea-relations-obstacles-to-a-trilateral-axis/>

Yeo, A. (2025). What South Kore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eans for the US-Korea Alliance. *Brookings*, June 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at-south-koreas-presidential-election-means-for-the-us-korea-alliance/>

Assessment of the Possible Emergence of a ‘Russia-North Korea-China Anti-U.S. Alliance’ Follow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A Perspective on the ‘Dangerous Alliance’

Chun-wei Ma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in 2022, Russia has significantly shifted its approach to external alliances in response to sever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Russia has sought to deepen its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and North Korea. Notably, North Korea and China have long been bound by 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which is essentially a mutual defense pact. Additionally, in June 2024, Russia and North Korea signed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eaty, which mandates mutual assistance if either party is attacked. This development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a trilateral Russia-North Korea-China alliance aimed at cou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angerous Alliance” theory, focusing on the concepts of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balancing” within alliances to re-examin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among Russia, North Korea, and Chin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ussia-China partnership is a “balancing-hedging alliance,” the North Korea-China alliance a “balancing-

tethering alliance,” with only the Russia-North Korea partnership qualifying as a “balancing-balancing allianc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these bilateral alliances, the levels of commitment and cohesion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var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rectly integrate the three into a trilateral alliance. Hence,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cohesive Russia-North Korea-China alliance remains low.

Keywords: Dangerous Alliance, Russia-Ukraine War, Russia-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s,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Hedging and Tethering